

我乡我土

假如你从我的南山经过

□ 念北

据我所知,在我们国家,有很多山都被呼作南山,寿比南山更是全民祝寿词。人们也不去深究它到底指的是哪座山,纷纷把它写在对联上,或者琅琅上口地念出来。

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也有座属于我的南山。我出生在偃师平原地区,小时候没见过山,但在春光明媚或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无须登高,随地极目南望,便可在视野的尽头,看到依稀的山脉,脉线高低起伏,东西方向延伸很远,遥远处山天一色,全是大片大片淡淡的蓝。

奶奶说,那就是南山,南山上有神庙。她这样说着,一边流露出极向往的眼神,只因奶奶自幼患有腿疾,行动不便,一辈子没怎么出过村,更别说遥远的南山,她说山上有庙,估计是听来的。而我,也知南山为何物,多少次,遇上风和日丽的日子,我和奶奶村口看南山,奶奶拄着拐杖站在路边,面向南方,眼神里充满了向往。

有亲戚在南山附近住,他们有时来看望奶奶,带过蜂蜜,也带过羊肉,还带过大大的鸭蛋,说起都是他们自家产的。那些美味不由使我对南山展开过丰富的想像。蜜蜂羊群和大白鹅,南山的一切都充满了新奇。

家乡的风俗,春天上南山。一说是踏青,另一说是进庙许愿。参加工作后,有一年的阴历三月三,我也跟随着朋友们去爬南山。南山自西向东有很多山口,我们选了最近的一个。同行好几个人,大家先是骑自行车到山脚下的村子,再把自行车放在朋友认识的人家,带上准备好的烧饼和榨菜,

就开始了上山的行程,讲究的同事还带了皮蛋和火腿。只是不记得带水,因为带盖儿的瓶子不好找,有人说山上有山泉水可以解渴,有人说遇上住户可以上门讨水喝,借机化缘。其实,内心多么渴望有一个行军壶样装水的瓶子,却一直没有实现。我则偷偷带了个茶缸,因为早听说山上的庙里供应免费小米粥,不知是真是假,打算去碰碰运气。为表虔诚,我们每人还从山下拎了一块方砖,意为将来扩大庙宇做贡献,一直背到了山顶,竟没觉得累。最终看到了庙,我们奉上砖块。但没有看到小米粥,沿途也没有看到蜜蜂山羊和大白鹅,也记不清如何去讨水喝了。只记得走近看山,山并不是蓝色;只记得爬山到半道,饿了休息时,烧饼夹着榨菜,十足的香。

这也是我和南山唯一的一次亲密接触,转眼已过去二十多年了。之后我来了南方并定居,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再谈起南山,依然像小时候一样,远远地遥望,看那山天一色,看那起伏绵延,依然离我那么远。

今年夏天,在伊滨区旅游局的朋友得知我回了老家,执意要邀请我到万安山看看。

我们的车平沿着道路左侧的山脉,一直向西又走了数里,就临近万安山山顶公园的入口处了。

首先震撼我的,是上山的公路。虽然蜿蜒,但开阔平整双车道,这在过去是不敢想像的。毕竟是山路,不时有峭壁,专供游客乘坐的观光车有数十辆之多。

景区内让人叫绝的,当属七百多米长的栈道,沿着悬崖峭壁,让游客将风景尽收眼底,围栏是水泥铸的仿木扶手,脚底踩的却是实木,走上去咣咣作响,别有一番韵味。整个山顶公园共有集中景点十一个,西起观伊亭,东至望岳亭。山顶温度极低,没想到夏天这里竟与山下属于两个世界。也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一一赏尽。

如今回到广东,我回忆起来,石林怀古和祖师庙的印象最为深刻了。石林怀古有个异常高大的魏帝射鹿铜像,马路绝壁,是万安山最有标志性的建筑了。祖师庙建在海拔九百多米最高峰上,走进庙里,便可嗅到阵阵木香,原来祖师爷像是一棵树龄六千年的金丝楠木雕刻而成的,属无价之宝。我忍不住赞叹,为我南山的磅礴大气,为我千年帝都后花园的名气,为我勤劳智慧的家乡人勇于开发的豪气。

我游过一些山,尽管它们在名气上都大过我的南山,但在我心中,我的南山无以替代,正如那座千年帝都,在我心中,是无与伦比的美。儿时,我南望南山,遥不可及;如今,我北望南山,依然遥不可及。

假如你从我的南山经过,一定走走那美丽的山坡,遇到我可爱的家乡人,听他为你讲讲万安山的传说。

假如你从我的南山经过,请务必登上观伊之亭阁,抛却所有烦扰喜乐,替我问候流淌千年的母亲河。

假如你从我的南山经过,偶遇了蜜蜂山羊大白鹅,请你记下这个时刻,那是一个妞妞对故乡南山的臆测。

家风故事

负责,我们共同的修行

□ 徐湘婷

父亲退休前是中铁四局的一名技术工人。当年在单位时,因焊工、钳工技术都过硬,便常年带徒弟。别人提起父亲是赞不绝口,都说徐工技术真是没得说;徒弟们说起他却总是叫苦不迭,都说徐师傅太严苛,都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父亲向来不容徒弟有半点纰漏,他是个极严厉的人,训起人来绷紧了脸,言辞犀利尖锐,不论是谁只要犯错决不留丝毫情面。他常说:“我们是建筑单位,工程质量永远是第一位的,要为别人的安全负责,也要为咱自个儿的良心负责!”

父亲也是用一场严厉的批评把“负责”二字教给我的。小学毕业那年,我参加了镇重点初中的人学考试,我们村考上了三个孩子,我是其中之一。但父亲对我的成绩并不满意,因为我家隔壁的那个男生足足比我高出了30分,名列全镇前三甲。

父亲拿着我和隔壁男生的分数反复比较后,沉着脸说:“咱家是农村的,我们做父母的除了尽力供你读书,别的啥事也没有,你除了学习,也没有别的出路。你马上就要去镇上读初中了,住校了,父母不能再多管你了,你要学会为自己负责,学习是你自己的事,长大后是享福受罪全在你现在努不努力了,你也不小了,自己掂量掂量吧!”

父亲的话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从那以后,十一岁的我就开始骑着一辆自行车,每周带着一包书和一袋母亲蒸的馒头在家与学校之间奔走。来回三十里的山路,不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从未叫苦,更从未想过放弃,直到我考上师范。

因为我知道,我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当我毕业走上讲台的那一刻,我又想起父亲当年说的那句“工程质量是良心”的话,我明白教书育人也是良心。我告诉自己:也许我不够优秀,但我绝对负责。二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在做一个认真负责的老师,躬耕三尺杏坛,育万桃李,让家长放心,让学生暖心,更让自己良心安然。

梁启超先生在《最苦与最乐》中写道:“责任越重大,负责的日子越久,到责任完了时,海阔天空,心安理得,那快乐还要加几倍哩!大抵天下事从苦中得来的乐才算真乐。人生须知有责任的去处,才能知道有尽责任的乐处。这种苦乐循环,便是这有活力的人间一种趣味。”确乎如是。

当我做了母亲,我也便时时告诉我的女儿要学会为自己负责。女儿刚上幼儿园时,冬天冷总是赖在被窝里不起床,我不打不骂不吼,只是告诉她:“你可以选择不起床,但是你要承担迟到时老师批评和小朋友嘲笑的结果,这是你自己该负的责任。”她那时候还小,并不懂得“责任”的意思,但她知道那是她应该做的事,于是乖乖起床去上幼儿园。

女儿今年十一岁,上五年级了,是班里的数学课代表。我去参加家长会,几位老师夸赞女儿学习踏实认真,做课代表细致负责。寒假里,女儿和同学出去玩,同学带着妹妹同行。几个女孩子说说笑笑在一家小店闲逛时,同学妹妹拿在手里的外套不小心触到一个精致的水晶球,水晶球掉落下来摔坏了。同学和妹妹都拒绝承认,无奈之下店员只好调取了监控。女儿的同学虽是买下摔坏的水晶球,但很是愤愤不平,与店员一直争执不休。女儿先把吵吵嚷嚷的几个女孩子劝出了小店,然后独自回去道歉:“姐姐,不好意思啊,我这个同学其实挺不错的,就是平时说话的时候嗓门大了点,脾气有点急躁。您不要怪她,我替她向您道歉,给您添麻烦了!”说罢,还鞠了一躬以示诚意,所有的店员都对女儿赞不绝口。

当女儿回家给我讲述事情始末时,我觉得我十一岁的女儿真的也长大了,如同许多年前那个十一岁的我,我们都在生命中的某一个瞬间——学会了负责。

没有庄严的仪式,没有正式的文字,但是父亲、我和女儿都在用行动书写着“负责”二字,这两个字早已融入了我们三代人的血脉。今天,我以这段文字记录下我们家的故事,让我们与“负责”一路相伴,继续修行!

故园忆忆

瞎吆喝

□ 大海

小时候,街上经常有走村串户、不停吆喝着的小贩。

有卖新安县消食丸的,有卖孟津县老鼠药的,他们背个小布袋,戴个破草帽,不停吆喝着:“新安县的消食丸,大人小孩儿都能喝。”“孟津县的老鼠药,老鼠一喝跑不脱。”

这时候,我们十几个小孩儿,跟在后面,扭着屁股拍着手,声嘶力竭地瞎吆喝:“新安县的消食丸,老鼠一喝跑不脱。”“孟津县的老鼠药,大人小孩儿都能喝。”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回过头来,挥着手轰我们,跺着脚吓我们,可我们不怕,知道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于是他越吓唬,我们吆喝的越厉害。

轰了几回他们没门了,就我们吆喝我们的,他们吆喝他们的。在我们的二重吆喝中,大叔大伯们出来了,也有买老鼠药的,也有买消食丸的。

夏天,麦收时节,街上出现了卖冰棍的。推一辆破旧自行车,自行车后架子上放一个尺半宽、二尺来长、脏兮兮的木箱子,箱子里四边是棉花缝制的小垫子,里面放着白色的、粉色的冰糕,不停地吆喝着,越是看见小孩,越吆喝得起劲。

这时候,我们七八个小孩儿,“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跟在后面反复瞎吆喝:“冰糕,冰糕,吃吃发烧!”小贩听到我们的吆喝,气得回过头来骂我们:“滚!滚过去!”“谁怕他呀!继续吆喝。”

有时候他气得放下车子,追我们,追不上的。一则他没有我们跑得快,二则他不放心他自行车上的冰糕。我们跟着吃喝一阵,嘴干舌燥的,吃喝不动了,就每人凑一分,买块冰糕,几个人你一口,我一口,轮着“嗦”!

那时候,看见“轱辘锅打锅”的,就吆喝:“轱辘锅,却锅!”(却,方言,捣烂的意思)。看见担着挑子来剥头的,就吆喝:“剃头,剃头,剃掉去球!”

现在回忆起来,我们跟着小贩屁股起哄胡闹瞎吆喝,实际上帮了小贩们的忙,给他们哄起了人气,招揽来了生意。嘿嘿,看这事弄的!

岁月如歌

那扇木门

□ 百瑞平

又梦到了那扇木门,那是我六岁前家里的大门。

虽是大门,但它很小,很矮,很窄。左右对开,每扇门只有一臂长,仅容一个成人通过。和许多老式的家门一样,家门上方是雕着朴素花纹的弧形拱,远远望去,木门上方也成了弧形的了,别致的很。

木门并不完整,靠近地面一抃左右,两扇门各有一个半圆的缺口,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圆洞的洞。这个洞,我记得很清楚。

育红班放学早,我回来时,爸爸还没从学校回来,妈妈也没从地里回来,我就蹲下身子,将小手攥成拳头,慢慢地从这个洞里钻进,想象门那边是一个可怕的山洞,然后飞速缩回。纯粹是好玩,将拳头快速地钻进钻出,还一边大声喊着数字:“一二,三四,五六……”越来越兴奋,即使手被洞口蹭得红红的也依然玩得不亦乐乎。

一次,我刚把手探进洞里,手上就贴着一个软软热热黏黏的东西,我吓了一跳,慌忙把手伸出来,一看,手上满是透明的粘液。门内,“汪汪”两声,我笑了,是家里的小狗和我打招呼呢!我又悄悄伸进去,摸摸狗狗毛茸茸的脑袋,戳戳它软乎乎的肚子,捏捏它硬邦邦的脊骨,再握握它精瘦瘦的爪子——和狗狗隔着门玩,别有一番趣味!

后来,怎么记得我从小洞里一番拨弄,就可以打开大门了?一定是爸爸妈妈的杰作!不过,这是我的小秘密哦!我总是悄悄的,瞅瞅四下无人,赶快伸手进去找门栓,快快地拉开门栓,推开木门,急忙挤进门里去。有时,街道里有人经过,我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蹲在门口玩石子,心里暗暗祈祷她(她)赶紧走开,让我可以打开我的机关。

那时,还曾突发奇想,啥时候这门会听话,我小小地喊一声“门儿乖乖,乖乖开门,快点开开,妞妞进来”,它就可以让我进来了?

现在,女儿和当年的我一样大小了,木门早在几年前拆迁时就消失了,而具有自动开关功能的智能门也早已问世了。

其实,哪怕是拆迁之前,时隔多年,再次看到那扇木门,惊喜之余也是怅然的:那熟悉的木门内,早已不是我的世界,也不再是我可以肆意挥霍的美好时光了,那是他人的家园了。而如今,拆迁之后,是连目睹也不能,只能在梦中偶尔流连徘徊。还好,那扇木门的记忆,永存。

心香一缕

洒满月光的村落

□ 曹会智

傍晚时分,华灯初上,我下班后驱车回到老家西马村新家,陪着父母一起吃了晚饭,然后去老家新居休息。

老家新居是父亲操持着在奶奶留给我们的老屋宅基地上重建的,与当年父母建的新家不远。当年父母从老家搬出来盖了新家,如今又在老家旧址上建起新家,两处院落,不太称呼,我们就依了母亲的意见,新家还是叫新家,老家还是叫老家。只是新家不新,老家不老。

晚饭简单,我在老家喝了一碗热汤,感觉身上热乎乎的。在单位忙了一天,我下班回家陪陪父母,陪他们聊天,说说家长里短,谈谈新年打算,温馨的氛围,让我的心里很踏实。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父母八旬,他们身体健康,没有啥大毛病,是他们的福份,也是我的福气。弟弟孝顺,任劳任怨,有他在家陪着父母照顾父母,我更安心。

村里的道路也已是水泥路了,现在还有人打扫保洁,比较干净,比我小时候的泥巴路已经好得太多。母亲爱干净,她会打扫新家门口的路,我专门买了一把大扫帚,负责打扫老家新居门前的路。在老家新居门口洗车时,我也会把门前的道路冲洗一遍,道路干干净净,我们走着安全,看着舒心。

西马村的街道安装有路灯,都挂在电线杆上,村里亮亮的。但路灯安装的有点稀疏,有些地方光照不到,还是有些昏暗的。老家新居门前就是路灯照不到的地方。我晚上拿出钥匙开门,总看不清大门上的钥匙孔。原本准备在大门口装俩红灯笼的,但父亲极力反对,告诫我要低调低调,我只好作罢。孝顺孝顺,顺了也就是孝了。我看不见锁眼,那就用手摸,或者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借光。

但是今晚,当我站在老家新居前拿出钥匙开门时,我竟然比较清楚地看到了大门上的锁眼,令我多少有点欣喜。

我回过身仔细看看,门前的路面上亮亮的,再往天上瞅瞅,只见一轮明月高悬。哦,今天正是月圆时分,再加上春风浩荡,吹散了雾霾,有了蓝天,碧空清澈,这家乡的月亮就显得分外圆,月光也更加皎洁。

月是故乡明。推开后院大门,看看后院里,我去年种下的那棵桂花树在皎洁的月光中静静地立着,月光如水,院子里显得特别地静谧。我登上二楼,隔窗远眺,只见村里的街道和西马村错落的房顶,都笼罩在皎洁的月光之中。只有附近几家院落里和窗户上的灯火和不远处高速公路伊滨站灯塔上的光,在这初春的夜晚,与家乡的月光相映生辉。



村边杏花白

翟学斌 摄于万安山下

诗作

早春

□ 卫宏胤

村头漫步觅鸟声,小径寒林自送情。
斜日依依风未转,新年疾疫事将更。
老翁街畔说春暖,稚子门前指竹晴。
独有闲人已行去,望眸飞鸟翼双横。

春日送别

□ 郭育涛

淡风新绿矮堤柳,天际孤舟送远眸。
牵袂叮咛声不断,登高企望碧溪头。

远行

□ 段敏洁

昨夜风声醒柳芽,今晨旧燕绕桃花。
行囊尽是春颜色,好把他乡扮我家。

望江南·寻春

□ 徐湘婷

春始寒,杏花疏影里,
远山隐隐风细细。
谁人最爱临风管?
落花沾罗衣。

老街故事

泥瓦匠苟旺

□ 杨群灿

山西商人张正丰来李村做生意,在东门外买了一处宅子,打算把房子落架重修,特地请来河西(伊河之西,李村一带习惯称关林、龙门一带为河西)小有名气的苟旺一班匠人,看了个好日子,燃香,放鞭炮,开工。

有钱人办起事来的确讲究。廊檐下的素面柱墩换上了雕有动物图案的,椽子是过了铁环的,每根都一般粗细,椽子上先铺了拼有图样的小方砖才上麻箔,然后摊泥撒瓦;每天供给的伙食也不错,匠人们平时吃不到油馍、鸡蛋。一班匠人也的确实力,不仅手艺好,效率也高,特别是领头的苟旺,穿的那件无领无袖的粗布汗褂常常湿透,指挥安排非常得法,张正丰颇为满意。他仿佛看到修整一新的房子里,地上铺的对缝方砖,中堂挂的名人字画,条几上摆的插瓶、青瓷,博古架上陈列着各色古玩……家里来了客人,该是多有面子啊!

房顶开始撒瓦了,张正丰在饭桌上加了鸡肉,但是工程进度却出了问题。人家盖房一天撒二、三十垄瓦,苟旺一天才二十垄不到。张正丰继续上鸡肉,进度却越来越慢。苟旺看出了主人的疑惑,拿个石碾子(农具,石质圆盘状,三寸来厚,中有空洞)放到一垄瓦上,石碾子从瓦垄上沉闷地碾过,瓦片却完好无恙,连一点碎屑都没有磕碰下来。张正丰明白了,这班人干活真细致(细致,认真),越发信任他们了,从此,每天给匠人们吃一顿鸡肉以示鼓励。匠人们也很为主人着想,提些合理建议,叠脊时,苟旺建议使用砖雕花卉,说这样看起来气派,张正丰连连点头称是。

修完房子修垂花门(即蒸墙,重门)。苟旺在雕有“喜鹊登梅”的影壁上安装了仿木砖雕斗拱,随班木匠把垂柱上损坏的

花簇头改为仰面莲花,垂珠改为花萼云,进门旁的土地龛都修得十分精致,龛上加了仿木砖雕房坡,还在龛楣上雕了“福”“德”二字,很得主人赞赏。这时苟旺却犯了嘀咕:俺们经常吃鸡肉不错,那是出力换来的,咋从来没见过鸡腿呢?肯定是这“笑面虎”把好东西自己享用了,却把边角料拿出来哄俺,还叫大家感恩戴德。有了这样的想法,又不好直说,苟旺就在门楼叠脊时悄悄捏了一头驮着布袋的小驴放到里边——这是一种下作手段,迷信说法,放了这个小东西,能把主人的家产慢慢倒腾出去,让他败家。

工程结束后,张正丰特意割肉包饺子犒劳大家,并以较高工价结了工钱,临走,又拿出一个油纸包送给苟旺:“这些天你一直没回家,无法照顾老娘,这是杀鸡时留下的一些鸡腿,拿盐腌好了,算是我的一点心意,捎回去吧!”

苟旺一听,一屁股坐在地上,愣了。张正丰忙问:“咋了这是?”苟旺灵机一动,说:“呃,是这样,您对俺们这样好,我看还剩有砖瓦,情愿搭功夫把大门楼修一下——那是脸面,虽说还可以,但跟新修的房子不老般配啊!”

张正丰连说中中中。苟旺带领一班人用了两天多功夫就把大门楼修好了。看到门楼两侧的砖雕图案边上多了两个拧眉怒目、气势威严的人物,张正丰不解地问:“这是啥人物,做何用途?”苟旺回答:“一一对门神,秦叔宝,尉迟恭,护院保平安的,看住家里东西不会丢。嘿嘿!”

几年后,当年翻修房子打下手的一个匠人来李村赶会,跟人扯闲时无意间说起了这件事。张正丰知道后感慨不已。